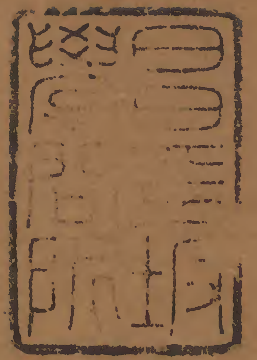


黃勉齋集 序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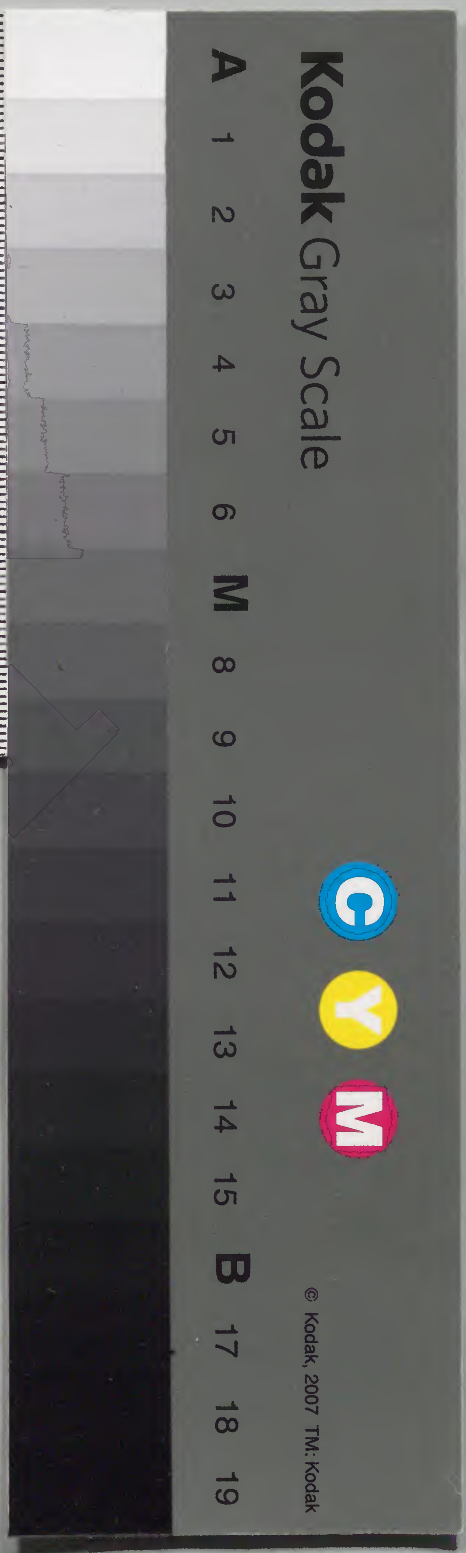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〇	函	架	冊
四二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函	冊
九四三九	架	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3)
函號	299 47



儀封張大中丞訂

黃勉齋集

正誼堂藏板

黃勉齋先生文集序

淺草文庫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為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及出

而從政施爲本末卓有可觀不合于
時引身而退其出處亦與文公相類
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
而先生則具體而微焉者也師弟子
淵源接受一盛於洙泗而再盛於伊
洛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好學而曾

子爲能傳道伊洛高第如游楊呂謝
輩彬彬盛矣而考其所學尚未見許
於其師甚矣盛德之難雖親炙於至
聖大儒之門者猶然先生志堅思苦
文公蚤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
果能不媿負荷是聖門之顏曾也余

黃勉齋集 序 二 正訓
嘗誦先生之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
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
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
心無媿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
道理其誨學者曰人不知理義則無
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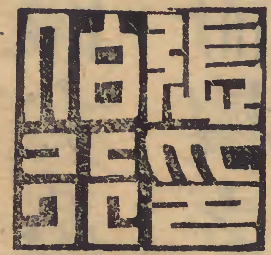
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
斃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勵與
教人者確乎其至實凜乎其至嚴見
道之明而守道之篤如此真可謂不
負師傳者也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
道益孤所望于直卿者不輕及作竹

黃勉齋集 序 三 正誼堂
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
直卿代卽講席之語編禮之命深衣
之付於門人弟子中親倚獨切豈偶
然哉先生政事亦絕人遠甚如辨和
州獄感夢井中築安慶城事不費而
民賴之辟荆湖幕府時慷慨事功使

得究其設施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
乃當事者忌而擠之而先生亦無復
用世意矣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
江湖之士皆來受學如文公時何其
盛也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選而刻
之其義理精微文章宏達與文公氣

象不異噫師弟子淵源授受之故讀者可以慨然興起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冬長至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書

與晦菴朱先生書

榦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粗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畱心於此亦居家職分所當然者間有親舊之子爲之授句讀解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舉業聽其自爲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

曰者所當遵守也。幹大要且勉令立志，其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爲可慮耳。警勵之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甚。幹同二姐領女兒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賴尊茆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歡喜，蓋累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苧溪得爲一宿之款，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愜。莆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并轎往從之。趙帥小不安，未欲

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問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幹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政，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得幹答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爲他理會。况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冤抑，安能不爲之動心？帥卻云：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間人吏羣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爲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嘯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

此皆非細故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郡儉彙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間否榦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拳拳幸甚

與某書失名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爲念及得此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爲恨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

拳拳宗社之意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踈亦是
一事也榦衰病之軀日困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爲懼朋友
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
體面庶幾讀書存養不至全無着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
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
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个人物故常以
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榦
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顧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
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聞稍有人雖多
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生之道益尊而

東坡齋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畱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胸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辯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視辛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卻勝似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鞏仲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蕭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藁則又止似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入幽大爲失計讀書似得路逕漸直亦勉其再往然苦多

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漸律貼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翻然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

丁寧誘掖以漸

缺一葉

與辛稼軒侍郎書

翰拜違几舄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跡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馭啓行深夜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閑

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內不可以無所至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至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採賢不肖混殺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以仁厚採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

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况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爲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爲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與李敬子司直書

榦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卻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卻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爲乘隙見攻之計此亦

黃勉齋集 卷之一
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
臨川卻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
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
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榦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
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爲新塗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
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
之何故至是自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
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
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抹之不必至於

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
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嘆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
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
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爲人何
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
持之不須太相拂外間傳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
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悵然想今
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
矣一時從遊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錄兄平日尤寬博雍容
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

黃勉齋集 卷之一
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
不及拜國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
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爲百十年
之計一邑之幸也

榦自別後又得漕使書縷縷甚感贊助之意但凡所主意
無非以寬恤爲念此吾儒分內事但今州縣間有甚不得
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也職田之狀想已爲言之此亦
不得已之一也榦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
安其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効力今
得其如此甚以爲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望契兄爲袖以

達漕 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
遊談爲幸姚君用提榦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
樣彼善於此則可矣况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
邪顯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榦屏居粗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
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
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燁曄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
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
爲懼鄉閭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
得從遊見其志慮堅篤因與之歸此畱三閱月嗜學不倦

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爲佳
老來但覺切已務內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欵語也 三山

聞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
歲月恐亦不容閑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
何心哉榦閒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孳累又念此
身已老亦欲爲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
但百物旋措之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閒居無
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
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
如之近於鄉間取得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

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榦於喪
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爲禮書所編皆不及古當更
仔細看過若可繕寫卽尋朋友在官者寄去抄錄可入禮
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確其次是
無錢可催人抄寫及供朋友檢閱甚以爲撓若伯量肯來
又能爲之多方抄化得裹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
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疑無人講問若不
可言尊兄恐越境亦難若伯量來訪俟其歸榦當送之往
麻姑約從人一出亦可爲旬日之集榦若措置得家事定
疊此間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兩

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榦頃於曾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已意望相與訂正之

榦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師屬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欵語也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孛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宦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閒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爲立祠遂爲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

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爲題數語以見其爲人庶
幾祠可以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遊之情也 三山

翰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並不出
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
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其爲
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
凡也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
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其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
此耳可喜可嘉陳師復已爲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
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爲祠乃僧所立未免爲著數語以見

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爲古人今其家何如子弟何如甚可傷也簡
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師不無嘆恨也方明父遠來
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
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
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
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
友徃復商確當不爲無益也

昨迂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
近况之詳尤以爲慰且承有訪戴之興一動亦非易事况

黃苑齋集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筋力亦豈得與曩時並邪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徃來也長沙之役今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間老稚如失怙恃也榦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至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李貫之可望乃至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擯字本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

之伯仲耳近來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畱之一相見亦佳此間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寞岳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諱魯書意向甚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爲不忘矣近讀中庸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前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

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湖中者亦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爲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爲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

實爲已者也明道尙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爲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以及於此也

復江西漕楊通老

揖

榦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爲凡所施行最爲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爲都運國博今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

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係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爲有德之君子耳自積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爲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爲一已之長也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爲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爲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

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榦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爲任且先畱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冊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榦爲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間去一臧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榦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氏

黃勉齋集 卷之一
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各貫
之字仲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
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托如此之類
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
之事亦可委送人之冤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
心力耳目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砍一墳木則以發
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爲被殺指
夜半穿窬之人爲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
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爲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
理斷不當之法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

若便追人若便送獄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
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餘日夜有不恤
緯之憂也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
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爲樂歲朝廷旣不知糴大家亦有餘
粟更須算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贏餘委州縣
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戶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
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
有凶歉則平價出糴旁郡凶歉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
則亦可資以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運
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州縣有

學最關風教今皆以爲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况有學術平二陸唱爲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爲規程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爲世用此其爲益大矣今之爲運使者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

教養之實義者大相遼絕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榦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榜以告戒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戒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三者竝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托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竝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膽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

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之所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爲置場椿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舖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兌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共議論也此數事旣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夫處於內有李國錄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榦所以不敢自外而輒進狂言也

與或人

讐耻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爲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更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太耻率以牽制而不敢發某官誠不顧群議斷然必爲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耳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衄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爲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爲不智不

告則爲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旣不能隨時
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力言其弊更張整刷
而各自懷私迺因循偷取爵秩爲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
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
後始之不謹事旣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爲害又有甚於始
者此幹所以深爲憂也幹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爲丘墟
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凜凜若不可以終日入
江南之境則不復知其爲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
事者入浙東之境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
然如太平之時而採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駭者此

幹前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
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
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今兩淮荆襄如彼而內
地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乎
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以閣下
特賜垂問幹而不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
大夫之論往往腹誹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
下不信人耳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
譽著於後世乎豈不欲上無玷於祖父而下以垂訓於子
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閣下何患而不從今乃相視而

不肯言使閣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尙資人謀閣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榦自荆襄往來薛吳二宣撫間見其所謂之事無一不從閣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祿保位自不肯言耳

與胡伯量書

榦衆衆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義惟有祿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爲之幸亦職事粗辦上下不相拂可以苟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奢初不知讀書爲何事過從

絕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黃寺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畱耶膚仲去歲畱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祿仕而放債以爲活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以爲活卻不若丐祠之爲愈也

榦衰晚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朝夕憂歎虛度此生若不爲擺脫之計日度一日溢然而逝與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懵然無所知然

黃勉齋集 卷之一
亦幸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無朋友過從
嘗欲遣之遠遊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其聞見深以未
得師爲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
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
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爲之檢點課程不惟使之識
義理不爲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
退可以爲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榦家世窮空兄弟子
姪輩皆須自撐柱以爲活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爲安也
若其可教望收寘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遣人送
資糧以與之榦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

予先交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爲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捨
此亦爲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
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絕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閑且爲
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
也昨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承許
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輓孫偶以去私留此
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楊敬仲語此自是二陸門戶其學
者之說大抵如此專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
其說誠足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

其坐某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某坐某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似爲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榦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拏累米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旦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美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旣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

尤爲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扣請所未聞耶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榦年益老日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說得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思論西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

榦本是村秀才卻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面爲之說法日尋群豪爲騎射雄飲之習老矣不足追逐然舊病卻自來此爲之頓減亦是頑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

見敬子兄書中向使真得一方之地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不侵官不犯分事爲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若安坐讀書之爲樂也兩子來此卻得課之讀書其他無可交游者蓋此間所習者騎射耳不知有詩書也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

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榦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于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旣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

害也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尙復俛首從官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褻足山樊杜門絕交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朋友自爲保社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絕而大義乖亦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徃白鹿且以吾道爲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處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榦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絕難其人也

復胡伯量書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

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晷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用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王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扣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卻望垂教爲幸

榦偶當一職自不敢苟以是亦粗辨不然亦豈敢虛竊廩粟以活孥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略足見勤篤師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聞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王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足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之下一扣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

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榦以貧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聞果州兄之病令人終日憂惱又是幾百十年復生得一人如此况當人物衰微微言將絕之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望音信又得音信則又驚悸不敢開緘爲之奈何諸兄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西沂之計且宜遲之榦在此陳師復又來皆可差人去使喚及其他委使亦可效力若解舟之后朋友皆不在側萬里修途不得不爲之慮也

與胡伯履西園書

榦賤跡如舊去冬復爲此來更兩三日卽理歸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之久漸覺前日用工之踈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

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已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慕恨朝夕不得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經大本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已而已

復胡叔器書

榦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記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

門爲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殺膠擾無益於已見窺于人甚可畏也榦衰老冒昧此來只是爲貧別無他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丐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蚤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榦朶朶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爲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爲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

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爲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論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爲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

如程子之說方爲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慎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

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且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榦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

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

黃勉齋集 卷之一
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
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
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
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
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
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
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
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
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

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
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是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
鵠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榦嘗謂此四句便
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
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
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
德亦只是此意秉彜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
一個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榦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榦之說失之

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著落諸兄精力過人

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書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

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旣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

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爲如何更幸詳以見教

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爲先者特以爲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

黃龜齋集 卷之二
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鄉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于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性善是或一意也

所擬近思教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爲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二卷只論爲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爲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之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

泛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卻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至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爲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爲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爲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

黃龜齋集 卷之二
此字後來見金華朋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想而爲之今乃著爲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爲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爲佳試與真丈言之如何通鑑綱目昨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段有諸國征伐至殺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踈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教

與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天理之當然不雜於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于此矣可勝嘆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

立萬化竝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
 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
 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
 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
 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
 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隱之士刻意勵行以有志斯
 道亦足以獨善其身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
 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榦之所以有望
 於閣下也

與鄭成叔書

榦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來人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
 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諭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丈
 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看如何一
 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為某人家不得不書人表德
 甚皇恐父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

怡閣
記也

紹熙壬子
夏成叔請

傳諭尊丈宣義眷睠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拜無益之
 書不敢先瀆侍次望道謝意何日復入城近與朋友看博
 議見其考事說理頗有可觀反為衍辭華語所汨沒間亦

有非出一手者妄意刪去三取其一似稍可觀已祝望之
携呈試爲一覽有可疑者宰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一閱
也

榦昨入城特留一兩日復入山今尙可爲半月之留漸迫
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無講切亦頗得自溫
習業與世違不足道也昨望之歸以一書附之免達不審
曾至否子羽尙未來秋賦甚近計淬厲日進以成叔詞氣
當無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亦可
曉庶讀者不盡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榦豈足議及此耶
久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皆無所傷想竝海殊爲此

撓於收刈無阻否所在或水或蝗天災異甚肉食者殊不
爲動心也榦試後多事欲再尋入山之盟而未能筆硯已
生埃矣朋友盡散獨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得請教論
邪儀禮編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友如成叔之敏爲兩
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榦日因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爲
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事無不當讀况涵泳持久
以養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
熟讀精思真可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
有尺度不至於泛然徒爲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
問輒及之詩集傳刊本不及見此卻有寫本偶鄭子立借

去俟其送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寬博從容卻亦頗有益

榦罪逆不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啟先人舊壙舉以合葬棺爲水所舂撞雖幸無他然歆側已甚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苦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以自贖兄弟相視方知擇地不可不審家兄頃亦不以風水爲意至此方大懼新卜地特出家兄之見開穴未數尺已有涓涓之狀矣以此遂姑遲之然家兄嫉季通彥忠之說如仇讐雖有百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轍無可言者身屬卑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

卻幸稍能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况如此亦不如無生也考亭先生中間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遣書相問矣近卻已安近聞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何此間朋友十數人卻皆謹愿純靜有可共學之資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聞家塾相聚者衆想極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爲致意試前能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

戊午

榦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間事緒不一終日應酬無少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尙未暇修整禮圖已略觀更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

話滔滔皆是也如昆仲真讀本分書實可爲後生法也此
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義理者有一種亦只得令
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令飭行作世間好人耳近卻頗
似整齊彼此意思亦漸相孚矣長溪楊丞通老來此此人
卻是武夷門樸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
可敬重度更畱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
一來住兩三日亦佳

榦祥祭在近意緒摧割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
况朋友講習者亦苦無堅強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千
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墜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

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昆仲不讀世
間書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禮此間全不
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榦欲七月初一日即請一二長
上權齋榦即携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卻此一事若
彼時得成叔肯來須省得大半功力也不知如何蚤望示
報周禮雖且編得到地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
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間亦有前輩三四家說略
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
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
裨世教也

榦祥祭在卽哀慕何窮衰瘁日甚他無可言者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膚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卽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錄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月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爲思之

榦祥祭甫畢哀慕尙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間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膚仲故居方此擾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計殊可傷悼辦遣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

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整只有百日卽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兄說易一卦孟子兩板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餅供輪請六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粗覺意思不惡承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抄寫但如孟子答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放處更容盡抄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抄入乃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卻別作外傳也更得從者早來相與詰難庶有至當之論也二十五

黃勉齋集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月而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司馬公卻於忌月前
一月之末卜忌月內一日祥祭設使忌日在二十九日而
卜得初一二日則尙不滿二十四日只有七百日而大祥
矣不知司馬公何所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
方卜前日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
經否大帶初禮鄭注及疏亦疑其如來諭云云但士緇辟
二寸再繚四寸兩句卻以緇辟爲句絕二寸又自爲一句
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卻云二寸者只是緇辟濶二寸禪
垂者只是禪其下端二寸耳其說又謂約組三寸不應帶
反細於組其說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繚四寸者恐是兩面

皆緣二寸則共爲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玉藻最是說帶處
脫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書帶多於腰間正結處作兩紐
如環注疏又不及此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
爲此卽所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禪其一垂者
初亦恐如來諭或恐一垂只言不俛腰間而俛其垂皆不
可復考也

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只如此但趙苞事更索區處使
一郡生靈不至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自身
而百事皆放倒以爲乘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爲此言
而誤人國家事哉要之古人立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

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孝叔素聞其豪宕有奇氣每以不得一見爲恨今乃得竊觀餘論甚幸甚慰但不曉包承小人之法如何昨讀管見方疑胡公氣蓋一世乃獨爲此等議論不謂孝叔生平有豪名而亦爲此言也榦比讀東漢黨人事便雖變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熏肉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禍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刺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

吉也若大人則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以質其是否乃佳

榦諸况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爲撓誌文後別改定數處亦只是刪去冗辭今所指摘數處極是俟改正卽托舜和書之但旣不足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刊之堅珉也哉

已未春成叔有外祖母之喪此時求墓誌于先生也

榦頗苦多事七家兄方遣女六家兄復治行墳禁之訟復興撓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爲治裝之計矣相別無日月爲之悵然後月廿日以前更能一來與朋友相聚否此間三五同舍天資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循雅飭榦

之荒陋又愧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款以別也令
外祖母節志之高鄙文不足以稱之又加以勒石重自愧
耳

翰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冗擾不可言自惟不
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爲鄉人朋友所鄙棄復欲與
之爲筆硯之交義不容辭開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尙
賴成叔諸兄相與維持得不至踈脫爲幸世俗淺薄深恐
因此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善者
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

翰諸况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脫體亦漸可觀書

矣師亡友散所恃者書冊矣益不敢不自勉也昆仲相聚
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
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
固有定命也鄉間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
昂之使師傅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
以逸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
未說漫記一段託望之錄呈試一觀是否幸見教

庚申

翰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右臂徹夜
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嘗已熟亦不知死之
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一房存沒畱寓於此爲計甚深

而親故莫能悟也歲晚當一歸爲先兄辦葬事須得一見
榦諸况如昨無足言者俟先生掩壙後卽歸度十二月初
五六間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事悉面言茲不暇及
但有一事陳彥忠以九月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
爲棺斂之資嘗率此間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者甚多
鄙意欲得成叔爲之糾率鄉間朋友嘗與彥忠往來者如
寅伯大哥舜和謙之子立履之用之諸人哀金以賙之此
已馳書懇潘溥之矣彼中惟成叔與之最厚當爲勸首亦
須稍厚乃可此事不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
遞來此間或畱以俟榦之歸可也榦以先兄一房欲歸亦

以未葬不容不歸旣歸又不容遽舍之去遂決意就栗山
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身拘書院亦率一月
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復回不能久畱以是事多有不
滿人意處甚以爲撓榦又棄家遠在數百里外其况味可
知所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淬厲甚力
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畱心此間朋友亦只得課之作舉
業以應試不敢爲高論以誤之也間亦有一二人甘心不
習舉業而畱意於所謂僞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彥忠後
事與之區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券八十道以助之但亦
尙欠得一兩月糧承欲爲糾率若得十餘予以助之亦佳

偶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萬蚤爲辦此遞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近得渠子弟書卻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連江湯裏借問入溪路則至此不遠矣

榦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爲可懼耳七月半間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後來此試前當得款聽教誨也少意昨承許爲陳彥忠作檀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家已就妻兄處借去禾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末旬內借一人送來爲佳恐榦七月內行期不定早得此錢使用度成叔必

不忘掛劍之義也

榦衰晚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學業之不進齒髮之日衰又爲可慮

耳

嘉定己巳
時幸臨川

榦素不治生業孳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視其啼號冒昧試邑以求升斗之給不習爲吏一切自爲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爲文字不員遂注令闕以歸已絕意京秩矣冬初二故人官於中都者又謂可以

料理使其復來畱滯於此已半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

云 壬申先生在京
云 注新淦宰時書

榦諸况粗遣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粗有條理則可以
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稟知縣家兄位小姪子自
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漕
試日子已迫不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踈拙心甚念之
又不欲尼其行已爲作林宗魯潘謙之書囑之矣恐尊兄
有能爲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丞沙邑大參方親迎
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扣賓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
共知若能爲宛轉使不至冒暑徒行幸甚

榦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膚仲兄乃知爲子華
所誤及得來教又知體候亦少不安吾輩縱浪大化中凡
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
千態萬狀不足以爲吾累可也榦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栖
宿之地得法雲寺僧廬數間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疏
食飲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往來則尤幸也
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試而已哉此亦何
足爲賢者道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
後生輩皆以爲讀書者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
專念一文一葉者爲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

不令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也榦
無屋可以為羣雛之芘近得法雲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
宜新正能下訪否與成叔之
子元蕭書

榦諸况如常爽嗽不止亦不足為苦也禮書既畢日與二
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番閱書亦足自適耳來教縷縷以
貧為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
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
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投老來歸頗覺鄉俗大不如
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負卓卓如此苟未至饑餓不
能出戶亦不如且伸眉之為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

教兩令以習舉業賢者力折之此卻是子昭美意亦是渠
生平艱苦見得如此今說得太高纔經折挫便就委靡卻
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某之事體只看後年正月下
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亦已先安排下此一着
對他不足畏也春初蚤入城此間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
友在此真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未即歸早來聽其議論甚
可壯也已卯

榦自夏間為氣疾所苦至今未脫體此病恐與之同死生
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間讀了所願讀之書則可以無恨矣
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上矣以必得為期也貧固可畏

然亦留一介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人安飽也新春和煖亦能一出否
餘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間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掛冠主張遲速亦不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未有不束之高閣者近卻有一二人真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

與鄭

翰愚不肖過蒙眷予之厚自惟怠惰深懼無以副期待之意尙靳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長者于象山之中以

快平昔慕用之私不替寢食稍暇當求遂所願也

翰久不拜隸人之敬拳拳尊仰實切此心適中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事力决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遊其令孫從宦於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之高下以爲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尙餘一章更容相度也翰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惟先君不事生產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自活翰之所以黽勉從宦者亦爲門戶之衰替

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願浮湛仕途爲門戶計加以
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趨躐亦豈不願奔走以赴事功
實以年齡頽暮精力衰弱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閭凡十
五年先君尙塋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
者第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之來此則不堪扶曳
捨之則又於心不安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遊旣冠
而執經於晦菴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
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
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
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

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
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仕固足以恤孤
窮活孥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
所以前日上祠祿之請蓋爲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了
門戶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榦亦得以婆娑丘園諷詠遺
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
識書皆疑其爲請築城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
而求去朋友之言且如此亦無惑朝廷不從所乞也築城
之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使不從亦是公家
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吳漕乃故舊綦總

尤相愛爲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爲爲肉孔子之出處人尙疑之在榦則又何怪旣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况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爲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與國趙守持本路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爲求去之計蓋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已也趙娶晦菴之女孫於榦以姻黨之親榦之長學生又與爲友婿監司按察州郡在榦繫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間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尙幸侍郎力爲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榦等輩不足比數苟得祠祿已爲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

區處也再有情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月用度漸廣蓋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餘無幾矣朝廷若畀以祠祿歸家便有飯喫乃爲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守一書命下之日便得幫請尤感周旋之賜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榦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躡皆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枯朽便當疾趨豈宜遜避竊念榦處世多艱氣血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矣忽於今夏五月之間結爲痞塊卧則沉伏行則膨

腹一日之中半在牀衽起居百念愁憂亡聊自知此身旦暮不保已治丘壟誅茅其間方將移居以便藏骨豈敢復有意於樂宦哉若勉強就道不過中途立見踣斃此決不可以不辭者近者習俗偷薄逐利忘義祖先墳墓有累年不拜掃者家君察院草塋於水泉砂礫之中家兄知縣之所藏亦爲螻螿所食諸孫中無一人自立者方日夜爲之經營庶年歲間畢此二事今若捨之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戶單微始祖墳墓亦爲強宗所侵銜冤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爲之經理則數年之後不可復認矣此皆至痛至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饑窮至骨

向來從宦分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有無其乏困今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別亦不安諸姪饑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榦年方及冠從遊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已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榦從學之久庶幾粗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大義之垂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榦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來歷宦爲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保社方深恨向者告歸之不

早若復既歸而又出則安得面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心之事所至痛者而不敢以告人也。翰家世雖貧素守詩禮自翰一從祿仕困於朱墨子姪輩氣習漸異前人非彼之不可教此既不暇教之而游玩紛華之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習漸變今豈宜啓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祿爲子孫耳今既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以資其愚不肖也。此又憂深思遠之不容不然者閣下試以是數者而思之則翰今日之或出或處斷可識矣。仰恃閣下之眷憐故敢布露心腹無非由中之言實無片辭矯飾非若世俗之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

寢免

翰伏自昨者敬伸不得已之禱朝夕凜凜以俟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卑欲既脫州麾之責以叨祠廩之優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曲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懇到乃如此舉至感激未易名言惟是奇蹇之迹入春以來無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牋以致二府之謝自念不敢以吏書爲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據案以是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真翰之賜跪誦三復大非衰賤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與而動婆娑綠野之念屈公相之尊而下友於山林之棄人盛德

謙光可為世法百拜十襲以為子孫無窮之榮榦莫年多
 病百念灰冷儻得未就溝壑則溫尋故書以祈寡過向非
 朝廷大恩界以祠廩則今已不免為溝中瘠矣然亦有未
 能不過慮者祠祿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饑
 入春已兩月種不入土竝海之田鹹潮浸灌今雖得雨亦
 已無及近城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沾足之田亦皆枯
 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
 旱勢頗廣則一家一月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燮調之
 力而以感召和氣變災為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野之過
 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榦昨守漢陽郡自正月不

雨以至九月饑民流離纍纍滿道傷弓之餘故誠不能不
 過慮耳榦老病日加終日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瘁
 晚歲自應如此重蒙閣下軫念帷蓋之舊特有珍劑之賜
 雄附五十隻鍾乳十貼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有者
 寶藏服食苟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造更生之賜也專使之
 回輒扶病敬布謝悃窮居不能端謹伏乞鈞亮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其
 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為不信其大者亦不過兩
 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本為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



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上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爲小誤也竊嘗思老兄之意蓋以天地露許多機緘做出一個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看得一箇義理今卻別無用處只將來做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垂教之書而卜筮特其一事卻不知聖人於圖書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間施設之際固無適而非是理之歸亦曷嘗棄之以爲他皆無用而專以卜筮耶至於一部易書則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况

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則卜筮亦豈小事也哉今必以爲教人之書則非爲卜筮也亦甚矣况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所謂吉凶所謂悔吝者其文皆至於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田獲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且迂遠而難明聖人著書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何苦爲是艱深難測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曉之卦以爲設教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看則所以如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嘗

不可以為教必以為非為筮卜則於作易之音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榦之所謂亦非小誤者此也太抵吾友天資清勁讀書不能平心以觀故其失至於如此試更思之為佳鬼神之說大槩得之而亦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于公行不及取以奉答悉俟令姪歸報去也有可垂教毋惜往復今以文王周公之辭為卜筮分曉故又欲以伏羲之易不為卜筮及至文王周公始借是以為卜筮則亦自覺其說之不通矣自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羲孔子作一樣說文王作一樣說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闡而為垂教之意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於伏羲垂教

之義抑而為卜筮之用則是得罪於伏羲大矣卜筮既為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乃用一生工夫壞卻伏羲一部義理是何不知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文王周公之書而專使伏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為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說不通之甚者也

與潘謙之

榦此間糧食雖已竭而治生粗有倫理朋友相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切磋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為終歲之聚也若得蚤定庶歸來便得讀書為佳歲月易度若

非閏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能偕來否先生衰病氣滿筋攣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頃刻忘也吾輩可謂懶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以副其所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補此空閑之月乃佳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集不以長少各立程課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爲熟思法度見教

除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久重以爲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爲戒也縣學極齊整又日瞻先聖以爲依歸莫大之幸不知尊友能一來相聚旬月否兩月得侍先生誨論方悟向來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

正之齋中規矩只得十分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略與諸友擬試俟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于先聖遂講光齋之禮初一日卽立定規繩讀大略如此恐吾兄欲知之也

尊兄久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賢主人亦無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卻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之於命其意以爲可曉愚人然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多有饋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

也此中絕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伯靜數十朋友爲季集一年亦得四次相見各述所見以相質正歲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有成說耳

榦近在甘泉因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與朋友共之以此欲與兄欵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萬揆置爲我一來但至此不能走覓反欲坐致從者爲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怪也

榦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此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况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耻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

見相與劇論哉

